



## 數位時代的圖書館價值

林珊如譯

臺大圖書資訊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005 年 12 月 17 日  
於臺灣國家圖書館舉辦之年會演講稿 (註 1)  
Michael Gorman  
Dean of Library Service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resno

這篇論文是有關價值，更明確地說，是構成我們圖書館工作基礎的那些價值。你們當中有些人或許知道，美國圖書館學會在過去幾年當中，為了試圖明確地陳述專業的核心價值，經歷了一段艱辛的歲月。為了這件事，美國圖書館學會兩個任務小組花費了幾乎十年的時間，最後，美國圖書館學會委員會接受了第二個任務小組的產出，主要是基於那份產出是從美國圖書館學會各種既有的文件中取材，是一份列出十個項目但沒有解釋文字的清單。

我深信，要明確地陳述價值的困難，不僅是委員會普遍常遭遇的問題，如何簡潔而深具意義與主張的用字遣詞本身就相當棘手了。這些狀況雖然夠糟了，但仍是可瞭解的。例如，讓我們想想，寫作的最終形式是一首充滿意義且完全呼應用字遣詞的詩，然後我們才去反思，事實上詩很少是合作完成的，而根本沒有一首是由委員會寫出來的。最主要的困難在於價值這個概念是難以駕馭，而且容易與其他有益及有德行的事情混淆。只要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這個觀點。美國圖書館學會的第二個任務小組在其核心價值的清單中放入了「差異性」。人們會想這是不容反駁的，除非你去反思這個字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在現代圖書館的世界中，「差異性」的意義代表在工作人力中，所有階層的國民都有同等的佔比，在我們的館藏中，所有的文化與意見都有同等的

份量。換句話說，「差異性」是我們理想的表徵，我們想要這種價值，因為我們持有取用平等、機會平等、思想自由等等的信念。區別價值與想要的結果這二者，是超越語意上的，是要進入了討論的核心。

你們只要想想，像「家庭價值」這類語詞，就會明白「價值」這個字的問題有多大了。我們被要求以信心和社會傳統而不是基於理性的分析來接受這類信念。事實擺在眼前，價值就是信念，雖然一個團體的成員所共享的信念，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基於信心（或說是缺乏可辨認的證據），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已經抱持一段時間。我們必須回答的下一個問題是：有沒有這樣一組像這類的信念（或說是一個價值體系）為所有圖書館員所共享？如果只限於今日的圖書館員來討論就已經是個難題了，更別說是如果我們想要追溯到過去不同世代的圖書館員，試圖辨識一個連結我們與希臘詩人 Callimachus，偉大的亞歷山大圖書館，中世紀英格蘭的僧侶及他們的連鎖圖書館，偉大的東方文明的圖書館員，十九世紀偉大的公共圖書館員改革家，二十世紀漫長而多元的圖書館歷史，以及今日多變的圖書館，這一系列的黃金命脈。

或許我們應該先問一個問題—為什麼要這麼麻煩？價值的討論一直在爭論中繞圈，為何不留給每一個館員自己來梳理釐清自己的信念及天命？我想，為什麼一個團體應該努力創造出其價值的聲明，特別是圖書館學現在應嘗試去這樣做，有幾個理由。首先，我們看到在我們專業的某些領域有信心危機—恐懼圖書館或許將不存在，或將被數位科技改變到無法辨識其面貌。這種信心的缺乏引導出根本沒有所謂的圖書館學的

想法—沒有連結今日專門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學術圖書館、及學校圖書館各種館員及過去那些館員的黃金命脈。如果那是真的，那麼很顯然的就不會有一套圖書館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可以明確陳述並且定義出我們的價值，我們就能聲明，作為一種專業我們相信什麼，以及什麼是所有圖書館工作的必要基礎。第二個要陳述一套價值體系的理由是要提供給每一位館員及每一個圖書館判斷比較的標準，讓他們自己及我們可用以判斷其服務與計畫的標準。第三個理由是價值提供討論的基礎，以及如果我們要與其他在我們圖書館工作的伙伴有成效的一起工作，價值提供這種情況中所需的一些基本前提。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理由是，明白揭示的價值在個人與團體的心理上有其重要性。如果個人和團體共享一個價值體系而且將之付諸行動，即便失敗也是可以承受的，因為那樣的個人或團體知道將他們維繫在一起的是一種榮譽，而且努力本身就值得一切。我們工作與生活在一個許多圖書館員對他們的工作及圖書館的未來感到不安的時代。對強而有力的價值聲明發生信念，對處理存在的焦慮可說是一件重要的事。

當我在寫我們的永恆價值（Our enduring values, ALA, 2000）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從之前對圖書館學的論述中擷取出八項價值。我現在想要針對這些價值及其如何應用於今日的圖書館工作上，說幾句話。

## 一、管理

人類只有三種學習方式。他們透過經驗學習，而且向來都這樣學習，直到如今。他們也透過和比他們知道更多的人的互動來學習，而且打從第一個智慧的女性透過口語傳統傳遞給早期人類的子孫以來，一直都這樣學習。最後，他們透過與人類記錄—由文字、圖像、聲音、以及記錄那些時代知識的象徵符號所組成的龐大集合—的互動來學習。自從寫作與繪畫被發明，開啟了奇蹟時代後，人們一直以來都這樣學習。圖書館員及檔案管理員以代表未來世代的身分，在保存與傳遞上扮演一個獨特的角色。我並不是隨意使用

「獨特」這個字眼。我們的許多價值與使命與其他團體黨派所共有，但只有我們這個職業，獻身於保存記錄性的知識與資訊。如果，人類記錄有一大部分只能以數位形式取得，我們就要面對人類記錄將不斷萎縮的保存危機。圖書館員及檔案管理員合作產生未來管理工作的大計畫是絕對必要的。該計畫要包含以各種務實且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來保證未來世代知道我們所知道的。我們也應該是我們專業的管理者，再造圖書館教育體系，以保證此後圖書館價值與實務的傳承。在美國，實務工作者與學術研究者之間（以及「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之間）有一道鴻溝。圖書館的需求與要求常被忽視。圖書館教育常交付在幾乎不瞭解或不關心圖書館的人士手上。

## 二、服務

圖書館學是由服務來定義的專業。在我們的工作中，我們服務個人與人類群體。圖書館學的每一個面向，做為圖書館員我們所採取的每一個行動可以而且應該是以服務來衡量。我們的服務可以是成功地整合圖書館利用指導與大學課程，或小到將幫助的信念付之行動，協助一個目錄的使用者。但是服務可以也應該普及於我們的專業生涯，因此它成為衡量我們所有的計畫與方案的標準，也是我們評估所有方案的成功或失敗的方法。

## 三、思想自由

思想自由可以單純地定義如下。每個人都被賦予能夠思考與相信他所願意思考與相信的任何事物。如果獲取具有傳遞他人的思想與信仰的文字與圖像受到限制，思考與相信的自由就會被限制。

允許他人可以取用你認可的作品或影像很容易，困難的是允許他人可以取用你所不認可的作品或影像。圖書的查禁者，電影的焚燒者，唱片的粉碎者總是跟著我們。每個社會都存在這種不相信你應該被允許閱讀與觀賞他們所不認可的事物的人們。拒絕的典型理由是說那是妨害治安、冒瀆不敬、及猥褻淫蕩，雖然後者一直是過去數



十年來查禁的焦點（對不潔的人來說，所有的事物都是不潔的，Oscar Wilde），妨害治安是目前環繞在美國愛國者法案討論中的一個問題——特別是那些允許政府取用圖書館使用紀錄的討論——還有一些宗教右派者認為，不是正統教派（即對神不敬）的讀物應被查禁。圖書館員相信思想自由，因為對我們來說那是順乎自然而且是必要的，正如空氣之於呼吸一樣。對我們而言，查檢制度是一項咒詛，因為他妨礙我們生命中的角色——免費提供人類記錄性的知識及資訊給所有人使用，無論那人是否具有信仰、無論他是什麼種族、性別、年齡，或是屬於任何將我們彼此區分開來的其他類別。我深信，只要說到思想自由，我們應該是絕對主義者，我們應該執行我們的任務，不去理會我們自己的意見或要限制對知識取用自由的那些人的意見。我應該承認，作為學術圖書館員，我相對而言比其他領域中的同儕幸運。我一個極端獻身擁護學術自由這個理念的組織機構中工作，我們傾向為那些與我們具有同樣倫理道義的人服務，我們通常在專業上並不孤立。將這情境和那些在鄉村小型公共圖書館中孤獨奮戰的美國圖書館員相比，和那些孤零零地與學校董事會奮戰的學校圖書館員相比，我是幸運得多。如果你看看美國圖書館學會每年所出版被挑戰及查禁的書單，你將會發現，剛剛提到的就是在最前線的那些人。這些理由讓我們格外支持代表我們立場維護思想自由的圖書館協會同仁，支持他們為護衛這份最重要的專業價值所做的偉大工作。

#### 四、取用平等

圖書館中的思想自由無可救藥地與取用平等相連結。許多「數位落差」的說法——就是貧困者與其他處於弱勢者在科技的取用上比其他人更差。我相信，數位落差只是美國社會落差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社會落差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圖書館落差」。我們經常視以下所說為理所當然，如果你住在美國，而且貧困，有身心障礙，是少數民族的成員之一，很年輕或很老，或也住在鄉下地方，你將不能使用到全面

性的圖書館服務。正如你在取用文明社會的其他商品一樣，會有相類似的限制；我們也認為這是理所當然。要無所畏懼或偏袒地打擊各種查檢，使每一個人都能取用所有的圖書館服務是重要的，然而，同等重要的是要確保這樣的取用權在實務上有可行性，而不循私袒護有錢或有權勢的人。這樣未加束縛的取用權因某些科技的因素及私有化的思潮而正遭受質疑。今日，取用圖書館資料及服務要收費的想法，比過去更普遍，而且傾向將社會中注定是資訊貧乏的某些區塊給抹滅、一筆勾消。

我並不是在說，使用大量科技來強化圖書館服務的圖書館不可避免的會背叛取用平等的價值。我是指，存在於社會中及我們科技運用上有某些內在矛盾衝突，應使我們在維護圖書館對所有人而言都可免費取用的這一觀點上更加敏銳，無論那人是處於社會的什麼立足點或在什麼經濟狀況下都一樣。未來的理想圖書館將是所有資料與服務的取用（包括電子資料與服務）都是免費可得，不會有因為沒有錢或不會複雜科技而產生的各種障礙。這項價值，對那些服務人口中包含一大部分處於經濟弱勢者的學術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及學校圖書館，就特別重要了。

#### 五、隱私

許多現代社會中公眾生活的主要苦惱是對隱私權的大量銷售及成功的出擊。私人往返的信件被閱讀，隨身物品被攤開，電子郵件被重新建構，書店記錄是審問者快樂的獵場，最隱私的生活層面被赤裸裸的攤開，你個人思想的權利，你的人際關係，以及你的信念，被一些狂熱者和頑固乖僻者蹂躪踐踏。這是一九八十年代的世界，一個控制心智的世界，一個精神的極權主義的世界。圖書館讀者記錄的保密性不是保衛隱私權最轟動社會的武器，但這就實務上及道德上而言是重要的。圖書館與其讀者的關係一大部分是基於信任。在自由的社會中，圖書館使用者應該可以安全地相信我們不會去揭露他們讀了些什麼人寫的什麼書。就道德上而言，我們必須以人人都有取用的自由、閱讀文字與觀賞圖像的自由、以及

思考與發表的自由為前提開始。也即是說，當圖書館利用被監控，個人使用記錄未經許可就暴露，自由是蕩然無存的。

## 六、素養與學習

因為我們促使人類紀錄可以方便取用，這項貢獻的重要性使圖書館成為學習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圖書館的歷史與文化。學者或學生與文本之間的互動，其重要性超越了用來傳遞文本的載體。一個擁有一台電腦的電腦文盲不比一個不識字的人擁有一本書好到哪裡去。

素養在現今有許多的誤解—那不是單純會閱讀或不會閱讀的問題。真正的素養是一種歷程，一旦會閱讀了，隨著生命的進程，個體就愈來愈有素養，愈來愈能與複雜的文本互動對話，因此而獲得知識與理解。這是所有圖書館都獻身於其中，整個王國—學習—的關鍵要素。我們與其將世界視為文盲，半文盲，及具素養者三類，不如將素養視為包含各種可能性的開放區間，在其中圖書館員、教育人員及學生一起協同學習，運用持續閱讀文本作為心智生命中的中心部分而變得更有知識。就這個層面而言，區別不同類型的圖書館員就不重要了—一個兒童圖書館員或學校圖書館員對培育素養及學習的早期階段，與公共圖書館員或學術圖書館員對培育素養的後期階段一樣重要。我們都參與相同的歷程—提供素材、指導及協助，使個人與社會在心智上得以成長、得以繁榮。

## 七、理性主義

處在被教條主義、迷信、非理性的巨大浪潮迎擊的今日世界而感到壓力重重時，我相信我並不孤單。從宗教的頑固者到信心重生者到各種類型的好戰者，這世界似乎充滿自認為知道什麼是唯一真理道路的人們。他們無法容忍那些與他們的信仰或成見抱持不同看法的人。我想歸根究底，我們的專業是啟蒙的孩子，是理性的孩子。歸根究底，圖書館代表人類因知識與資訊的獲取而改善，應該沒有任何柵欄橫放其間，阻礙他們的道路。我們代表人類的個體可以隨其所願，以

任何途徑探究他所想要探究的。我們也代表理性主義，以其作為我們圖書館中所有政策及程序的基石。圖書館學是一超級理性的專業，應該抵禦來自內在與外在各種非理性的力量。

## 八、民主

民主，如果不是全然有名無實，至少名義上是現在全球政治的主流觀點。那是一個相當仰賴知識與教育的觀點。令人悲傷的諷刺是，當許多民主政體已經達到理論上的理想—無論性別與種族，所有成年者均被賦予公民選舉權的同時—民主卻搖搖欲墜，因為所知不多、容易被操控、且冷淡無動於衷的選民人數正逐漸增加中。在不同的時代裡，改革者、女人及少數民族曾為之奮戰的民主權利，正被一種咬住不放的文化—對政治無知，以及對政府抱持不合理的厭惡態度之文化所敗壞。圖書館是這種現代病徵的解決方案之一。圖書館作為教育過程整體的一部份及人類記錄的典藏所，代表朝向更好的民主之路的手段。面對政客或銷售人員的詐欺，最好的解毒劑就是一本邏輯清楚的好書，好文章或好文本。我們其他的價值與觀點就是民主的價值與觀點—思想自由，公共利益，對所有人服務，傳遞人類記錄給未來世代，免費的知識與資訊取用，無種族性別歧視等等。我們幾乎無法想像會有「不支持民主政體的圖書館員」這種觀念。圖書館是在民主的土壤中成長茁壯，我們的命運是無可解脫地與民主的命運交織在一起。

我們不只需要民主的環境來成就，我們也需在圖書館中為民主獻身。在公領域與私領域中都有許多流行的管理理論。對我來說，無論這些理論如何改變，都具有數十年來在許多圖書館中普遍存在的價值與理念。本質上，他們都在倡導過去一直都存在的合作，容忍，參與，互敬互重，創新與差異化的激勵等等。這些最後總是要達到我之前的一位同儕所謂的「應用女性主義」，這樣的現象就是在經營完善的圖書館中體現的民主本質。



## 普遍利益

美國圖書館學會核心價值的第二個任務小組將「公共利益」這個詞包含在他們所列的價值清單中。我並沒有將這個概念或相似詞列在我的價值清單中，但我相信，這個是在我們所討論的這些事物中的核心。許多國家的社會保守主義者喜歡談論有關「文化戰爭」——一個詞將那些對世界抱持溫和干涉主義、黷武主義、鎮壓主義、與反動主義的人，與那些不抱持這樣觀點的人分開。如果你敬拜國旗，反女性主義，否認公共服務的價值（不是殺害人們的那種），而且相信書籍與藝術作品應該查檢，那你是有一個軍營裡。如果你是女性主義者，贊同公民權利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而且深信思想自由的價值，你就是在另一個軍營裡。更糟的是，如果你是對於這種或那種戰爭感到厭煩，只是比喻性地使用戰爭的意象，你就不屬於任一方，你在戰場範圍之外。在我內心世界，有比這些文化及社會熱門觀點更大的衝突。思想與社會政策的巨大鴻溝存在於相信不受

束縛的個人主義者與相信更高利益者之間。對我而言，恐懼納稅、自私、恨惡政府的傾向似乎是許多社會中的主力。這類人們不相信更高的利益——一種將對社會組織機構的投資視為是正向的原動力；因為當一個社會的公民是健康的，有知識的，有素養的，社會就在改善。或許，當真正講到最後，這信念才是我們所有價值的基礎，這信念是無私的、樂觀的、理想主義的、也是進步主義的；這信念是將個人的權利與更高的社會利益相融合。也提供了「為什麼圖書館是重要的？」這一問題的解答。答案是「因為圖書館與圖書館員對社會做出我們最看重的貢獻——就是，為更高的利益獻身」。

謝謝你們。

### 【註釋】

註1：原稿請見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電子版會訊第四期網頁（<http://lac.ncl.edu.tw/>），感謝林孟玲老師代為原稿校定。